

加批

王鳳洲
袁了凡

先生網鑑合纂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二十

宋

凍水 司馬光

明

琅琊 王世貞
趙田 袁黃

編纂

唐紀

○太宗皇帝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

志而能強節下士其年二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

志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三○帝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

姑功德謙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

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

綱丁亥貞觀元年正月宴群臣○秦秦王破陳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用樂工百

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

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

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附七德舞長短句其七德舞舞德歌保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曲終稽首陳

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義兵旋黃鉞定兩京擒充義賈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

贖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

今歌舞之盛七德舞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

武宣徒夸聖文太宗志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綱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由漢已來未之有
奏破陳樂
太宗不敢忘本
文武之用各隨
其時

諫官隨宰相入
閣議事
貞觀致治之本
可持是為王者
師
耳目之任以得
人為要
王安石嘗欲仿
此
安石好同惡異

曾批袁王綱鑑全編卷二十
唐紀 太宗皇帝

之意

唐以戴胄為大理少卿謝長國家布大信於天下
忍小忿而布大信

賜絹以愧會雲其意與漢文一職蓋太宗特欲保全順德用是解嘲且以為一時權宜則可以為高德變刑則不可
英主最舞一世

分天下為十道

京官更宿內省
弓矢喻治道

鑑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謂流配而加役作也以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鑑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陰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言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

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丘文莊曰按胄

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其失正與張釋之同其所謂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言者一時喜怒之所發陛下發一朝之忿而欲殺之既而知不可而真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則名言也太宗不使

不怒之而且獎之真好治綱諫之主也後主宜法焉

鑑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賞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

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音○丁南湖曰長孫順德乃

椒房至戚則當議親又高祖所素厚則當議貴誠不可以其受一財而遽殺也太宗賜絹以愧之是成餘黨則當議功又封國公為大將軍則當議貴誠不可以其受一財而遽殺也太宗賜絹以愧之是成餘黨

殺可謂仁術矣乎厥後順德折節為政不通○袁了凡曰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辱賊吏後漢王烈之

綱二月分天下為十道○鑑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眾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綱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覽書法書美重本也

太宗因弓工辨
論弓材格及政
理深得繁矩之
道夫天下情變
萬狀豈能一一
曲盡其致或粗
於所習而忽不
加察者蓋不少
矣向閱養正諸
曾采其事題諸
屏展於引中觸
類之義益深有
取焉

太宗因識弓
而知天下之
理人借弓為
喻工借弓為
太宗愧聽德
之聰君子用
人如器

何故不復論
德義言直得
大體太宗於
是失言此周
秦之所以異
湯武所以為
仁義

綱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鑑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
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本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邇者辨
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
省數延見問以疾苦及政事得失。○胡致堂曰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按太宗數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
范華陽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胡致堂曰借弓為喻
以規之也猶曰君之言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胡致堂曰借弓為喻
雖愧於聽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亦是為君之道也

綱六月封德彝卒。○目上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
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胡
致堂曰舉賢而效之君大臣職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諸公非惟不應
行何如者而顧責之舉賢乎太宗不知
人而德義不足以致賢居然可觀矣

目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結延請令御史就自檢校上以問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
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直得大體臣
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綱以蕭瑀為左僕射。○鑑上以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
之得天下雖同夫人心各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
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范華陽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
而應乎人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者也
太宗以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既
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綱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書美卿民也太宗可
謂有志於民生矣

曾批袁王綱鑑合編卷三下 唐紀 太宗皇帝

聖祖曰朕師以
惠民固朝廷之
德惟慮奉行未
善澤不下究爾
獨端其粗賦則
比戶均沾為愛
民之寔政

二言勝十萬
之師

詔崔仁師按
獄青州○
治獄當以仁
恕為本
崔公仁恕無
枉唐以孫伏
伽為諫議大
夫謝表
為杜稷生民
之計
以伏伽為諫
議大夫見形
必資明鏡
知過必待忠
言得失無惜盡

劉林甫請四
時選士

綱九月字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郎懷道曰煬帝幸江
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為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前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
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
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丁南湖曰他官參預朝政以並宰相之權創制也殊恩也杜淹乃
綱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奉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
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也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
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載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
賜絹五百匹

綱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
止坐其魁首十餘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
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
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仁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綱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上好騎射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
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
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綱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
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
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綱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隨世選人十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

官在得人不在多
下賢才
劉四罵人
不恨

子翼甘於不仕
子翼知所先

得侍臣以耻之道

聖祖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詳矣諸葛亮治

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序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參攷時人繁民命政治不少四矣）
○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備舉）○丁南湖曰（此四時選士之始也隨闕注擬人以爲便者累代皆然可謂美林甫也）一選舉之間而君臣之賢並著矣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約常稱劉四雖復罵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書不至何美于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局爲美之子翼親逢盛世甘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先者或以爲翼則過矣）

以李乾祐為侍御史○邑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共天下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監上善其言厚賜之

鑑鴻臚卿鄭元璫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夷興衰當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綱戊子二年三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及尚書議之○上以岐州刺史鄭善果犯罪與囚同引見詔

自今三品以上有罪聽于朝堂俟進止○胡寅曰（太宗得侍臣以耻之道矣然設有誣譖冤抑欲面訴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欲使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綱關內旱飢赦天下○時關內旱飢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

蜀亦深以教為
似乎太刻及臨
師以來檢悉人
情誠誠不可數
教化使百姓
足食以興禮
義惜廉耻而重
犯法庶幾刑指
之風為致治之
本原爾

養稂莠者害
嘉穀
太宗勤鄙民
太宗有志於
民
祖孝孫奏雅
樂
樂唐祖孝孫
進樂表

作樂交功間樂
其德蓋必先有
其治而後用樂
以宣之固不得
謂之治由乎樂
太宗所論見理
已深至魏徵失
言不在聲音失
愈遠矣彼伴侶
五樹之譜果與
雅樂無異論乎
太宗于民間疾
苦若行始無虛
政施行始無虛
民故也若無禮

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入安移災朕身是
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發明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恤民隱每有飢旱輒書於冊去夏嘗詔山東賑卹
獨租今又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
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
異也下書畿內蝗亦然

突厥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馮陵中夏猶言中華用是驕恣以失其民
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
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且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太常少卿祖孝孫奏唐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
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
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
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
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

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溫公曰禮者聖人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懷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作乎禮樂焉夫禮樂有
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
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
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太宗遠古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
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
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擊于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
而輕泰山乎石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甯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
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丁南湖曰飯有八品饌有百二十
品皆以養生為尚而諸所不食皆以傷身為戒彼蝗乃珍氣所鍾而太宗輕生以強
食豈非好名之累耶雖然歲蝗不為災出於偶然亦可為人主愛民如穀之勸矣

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丁南湖曰飯有八品饌有百二十
品皆以養生為尚而諸所不食皆以傷身為戒彼蝗乃珍氣所鍾而太宗輕生以強
食豈非好名之累耶雖然歲蝗不為災出於偶然亦可為人主愛民如穀之勸矣

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丁南湖曰飯有八品饌有百二十
品皆以養生為尚而諸所不食皆以傷身為戒彼蝗乃珍氣所鍾而太宗輕生以強
食豈非好名之累耶雖然歲蝗不為災出於偶然亦可為人主愛民如穀之勸矣

陽豫不而所云
東昇失人十已
仁偽太宗意近
之哉又臣意在
鋪揚德後世
且雖稱之皆不
計事理之有無
蓋泥於前人理
不知核寔耳
聖祖曰漢俗甚
好祥瑞率多傳
會其事自欺以
欺人如區區
崇之異亦欲表
賀唐太宗廷
臣之請識見
出尋常至謂
在得賢則卓然
名論矣
齊文宣帝何
如人
太宗不如文
宣
太宗即位已放
宮女三千矣今
又放三千果爾
其淹留永巷者
又復何恨白居易
詩怨女三千
放出宮乃詞臣
榆揚溢美之言
唐史不知其失
寔而書之此不
足以誣太宗而
通足以誣太宗
耳何可為訓

綱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
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
之上。合歡如腰鼓。合歡曾合歡過也。山堂考索曰。腰鼓大者。凡小者。木皆廣而而。頭擊之。聲相應和。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
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發明**。書不得表聞。則有拒之意。亦以太
宗志在抑絕。符瑞是以書法如此。
天少雨。李百約上言。宮人無用者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突**
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保障。上曰。突厥父異相。仍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
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遂修邊塞乎。

綱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上**以祖尚才兼文武。命鎮交趾。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
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令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
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上**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
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

曰。然竊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
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今南陽人呼雨止。上嘗
得佳鵠。反笑。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鵠竟死懷中。嘗謁告上。蒙還言於上曰。人言陛
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是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發明**。事不逾難臣之節。

交趾而復悔。堅以疾辭。甚失人臣之義。然太宗命斬於朝堂。則罪不至此。亦太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綱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上**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
侍郎。中書令。省察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至是上調侍臣曰。中書門

下機要。多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

太宗懷德事帝
紀及魏徵傳皆
無之司馬光輯
通鑑鑑錄雖采
建壽劉焯張文
業諸家之說適
足徵後世之疑
果有其事何不
紀而直諫而故
為此諷諭且假
奉事故久則假
前之說諷諭退
徵亦必不出此
至太宗雖喜延
接群臣亦自有
堂廉之分微言
能笑如其來即
自臂往鴛何難
預付侍臣而必
倉卒仁之懷中
類三家村以弟
子彈師伎倆皆
理之所必無害
作機又正之盡
書史者不如無
不具卓識
漢世尚經術
桓公無異於
郭公
孝孫雅士
公等勿為此
不盡言
綴唐都督判
謝表

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合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
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
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泰以法律此治化所以益衰也
上然之○上聞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
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
而不能用於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上悅即出
之○按國語齊桓公之卿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索了凡曰廬
江王瑗之姬善王珪之諫而遂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克以從諫也其有言乎珪之言也乃珪
之所不言者帝蓋亦思之乎夫樂刺王紀寔在也何有於廬江而帝弗之思也珪亦弗之思也

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
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遊說耶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
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玄齡曰自古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
言也

綱詔舉堪為縣令者○上曰為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民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
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綱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
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持筆也太宗此詔其關
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綱已丑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

綱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鑑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

疏名屏風備
此記大有關
風教

求賢宰相之
職

太宗實宰相
求賢

太宗能任相
以其職

宰相受詞有
五說

公為政莫若至
治體

高類公平識
引拔士類如

台閣規模二
人所定

資杜謀斷相
二人同心狗

國唐世賢相推
房杜

太宗不沒人
善

知約姑存其
方

總微展盡底
總微不存形

迹

君臣同心是

人

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

事應奏者。乃闕僕射。發明。細目書房杜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備載其論治之寔。○李氏曰。以任

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宅百揆。所以命禹。召俊。又列于庶位。傳說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

房杜曰。當求賢人。隨才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長格。謂

人謂知相。職是盛羣材。接附。一財計。以任府。皆稱職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材。授任。為難。而己長格。謂

而不以與人。甯任。於己。而不苟。且以具員。富受。各權。之職。而不當。委。哀。刻。之史。國。計。其。本。所。以。不。可。不。稱。名。相。與。○

范華陽曰。職。太宗責宰相。此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乎。○胡致堂曰。宰相。當。受。詞。訟。非。古

為政莫若至
治體

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

事應奏者。乃闕僕射。發明。細目書房杜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備載其論治之寔。○李氏曰。以任

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宅百揆。所以命禹。召俊。又列于庶位。傳說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

房杜曰。當求賢人。隨才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長格。謂

人謂知相。職是盛羣材。接附。一財計。以任府。皆稱職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材。授任。為難。而己長格。謂

而不以與人。甯任。於己。而不苟。且以具員。富受。各權。之職。而不當。委。哀。刻。之史。國。計。其。本。所。以。不。可。不。稱。名。相。與。○

范華陽曰。職。太宗責宰相。此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乎。○胡致堂曰。宰相。當。受。詞。訟。非。古

為政莫若至
治體

高類公平識
引拔士類如

台閣規模二
人所定

資杜謀斷相
二人同心狗

國唐世賢相推
房杜

太宗不沒人
善

知約姑存其
方

總微展盡底
總微不存形

迹

君臣同心是

人

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

事應奏者。乃闕僕射。發明。細目書房杜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備載其論治之寔。○李氏曰。以任

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宅百揆。所以命禹。召俊。又列于庶位。傳說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

房杜曰。當求賢人。隨才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長格。謂

人謂知相。職是盛羣材。接附。一財計。以任府。皆稱職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材。授任。為難。而己長格。謂

而不以與人。甯任。於己。而不苟。且以具員。富受。各權。之職。而不當。委。哀。刻。之史。國。計。其。本。所。以。不。可。不。稱。名。相。與。○

謂一體
君臣宜相與
盡誠

魏徵願為良
臣

忠良一道魏
徵過於分別

搜契比干易

問魏鄭公謂

願為良臣勿

為忠臣其說

如何

人主兼聽則

明

人主兼聽廣

納

帝何固非能知

陳書具章達

其會耳太宗

問而何即具

是對其不欺

為可取

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之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貴上令彥博讓
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
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
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搜契皋陶搜契皋陶一名契姓姬氏契音辯姓子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
臣龍逢比干殷紂臣皆以忠諫死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胡致堂曰忠良一
有優于忠而劣于良者未有優于良而短于忠者魏徵言之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搜契皋陶諫
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矣夫搜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
世事君者才和氣納不敢強諫待吾君而後為忠臣苟有魏徵若口而指廷爭○袁了凡曰朱子與留
者有不願為忠臣之說恐非與邦之厚也若後世不願為忠臣則自不肯為忠臣直故避梁紂其君之嫌而
以堯舜諷其君且欲蓋其承迎之迹是奸佞之尤也不忠而得為良哉夫
使節死義之士恒得於犯顏敢諍之臣故未有良臣而不優于忠臣者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
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政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异羊以
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
上通也上曰善○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下一
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范華陽曰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臣日相與
治手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
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由已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
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

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明賢綱目書房杜以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載其論治之要蓋以太宗治道之所以成者亦諸賢輔觀之必有得於言意之間矣

綱夏四月，上皇徙居太安宮。

書法奉推崇之典缺然可見矣

綱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在平人名在仕疑反在平縣

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

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

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

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綱馬周立朝建明當時固號剴切然經國遠猷君亮舜之道亦未多見而太

綱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太亮。

上遣使至涼州太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太亮密表

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言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

悅漢紀。
後漢荀悅為秘書監撰漢紀綱目借人君喜悅其臣往賜以金帛今李太亮密表獻鷹之事以義而不見太宗之屬其臣

綱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綱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顙，庶

幾可雪前耻。

綱壬午，靺鞨遣使入貢。
靺鞨北狄國名本號粟靺鞨姓太氏其先有舍利乞乞仲像者渡遼水附于高麗

子武藝立號渤海靺鞨，即古肅慎地。去京兆府東北萬里，抵于大海。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

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王會圖
唐中書侍郎顏師古作
王會圖表

擬唐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常何待馬周遣使督促者數輩
常何知人以漢紀賜李太亮
大亮密表獻鷹之事
勵臣以義不以利
突利可汗入朝
庶幾可雪前耻
雲我上策

天下主不得

獨私故人

頡利既敗鐵山

勢已不振即中

懷猶預其敗亡

止在旦夕問何

妨俟詔使即還

而聚之初非

有迫不及待之

機也幸而唐儉

華來問得脫否

則幾不免為唐

生之寶靖急于

圖功而置諸人

為不足惜豈為

將仁勇兼至之

道哉

信所以破

唐儉輩何足

惜

太宗事不師

古

付託得人

後作王會圖從之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丁南湖曰周武王雖以王會為後即以旅葵為戒益明

綱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三**相壽坐賊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

皆恃私恩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

涕而去

綱庚寅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白馬邑進抵惡陽嶺惡陽嶺在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東南即大和嶺也夜襲定襄破之破之

李靖將兵迎之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縣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比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

虜必自寬若選萬騎擊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

也唐儉輩何足惜後儉脫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遠大破突厥於陰山陰山北我之地東西千餘里草茂

綱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可汗音音唐高宗曰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

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范華陽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

綱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攜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四**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沙鉢羅

其夫人蘇尼失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眾來降漠

南遂空上御順天樓受俘館之太僕○**五**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

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王置酒凌烟閣凌烟閣在陝西西安府城中唐太

宗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

唐群臣議處
突厥之宜

此安邊之長策

西晉前事之明鑒也

王者天覆地

唐用溫彥博

之策處突厥

何如

先王辨族類

別內外

孔子美齊桓

之功

太宗欲夸示

天下

問唐滅突厥

詔議臣區處

之宜

顏師古李百

藥魏徵溫彥

博之策各異

太宗卒用彥

博之策何如

林邑獻火珠

太宗幾于能

人於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連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

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約

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且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

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之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

以寘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

滋倍多必為心腹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類天覆地

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之以生業教之以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

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于幽靈諸州○范華陽曰先王

即也今為靈夏其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相半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范華陽曰先王

衛屬陝西道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德

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內國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德

為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所不胥而○胡致堂曰顏師古李百約之謀雖無大失未

用溫彥博之策何也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啟乎○胡致堂曰顏師古李百約之謀雖無大失未

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有清正偏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棟雜華夏之謂乎

細林邑遣使入貢林邑南○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諡利

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胡致堂曰太宗不以夷狄一

幾於能忍然林邑來歸敢為不順以獻火珠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貪其寶而甘其慢也

鑑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

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憂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

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顧謂房玄齡曰朕於洛

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

曾比責王綱監合編卷三下唐紀太宗皇帝

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張公仁人之言

隋文帝何如
隋文帝勵精之主

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事為良
賢者得行所學
君人者如天運于上
太宗遠而有成
欲懷遠者必先于近
中國如本根
李靖恂恂似不言
除鞭背刑
太宗誠有意於養民
太宗善推其所為
為法殊而用心一
太宗英武仁

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丁南湖曰玄素為台諫事太宗諫修洛陽宮至以梁紂煬帝為比是真台諫也繼為東宮廢子事承乾承乾適敗不學則諫不見賓友則諫醜德日聞則諫累疏危言致使承乾遣戶奴遇之刺客伺之而其直烈不肯少降是真宮僚也夫承乾下愚不足責矣太宗亦不能堅聽而明年復修此宮君子可不責其備乎

綱七月勅百司詔勅未便者皆執奏○上問居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母

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未暇於食今侍衛者傳餐而食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

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

群臣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真之

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自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

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縱不盡已意廣義天下之理惟其有不當改之何傷惟君齊以改過明知其非而昌理行之則必至於盡政害民而後已太宗有○范華陽

見乎此惟理之從不拘已見凡未便之事雖詔勅已行皆許執奏豈不足以彰無我之德哉○范華陽

曰君所以知康也各夫君行臣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

上而四時寒暑各若夫君行臣職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任君之事則情矣此萬事所以廢也君臣者一人之身代

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

太宗遠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綱李太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西突厥種洛散在伊吾詔以太亮為安撫大使貳糧磧口以賑之大

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

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州縣不堪供億不如罷之上從之

綱以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綱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錄大書云人五臟之繫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背書法仁也○胡致堂

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刑法志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刑書唯恐不備

王政本於仁
恩德微封德
問總論治得失
帝主不易民
而化
聖祖曰唐太宗
武修文化治海
宇誠得古帝王
善治之道至其
二喜一恨競競
以驕奢自戒尤
復盛而謙安不
忘危之至計也
湯武身致太
平
魏徵勸行仁
義之效

魏徵勸偃武
修文

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欲民之無犯也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慈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其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既以愛民厚俗之道太宗欣然

大有年○魏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

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

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津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

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

昔黃帝征蚩尤顯項誅九黎湯伐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

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

下蝗三年大水上下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

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

德彝見之○發明之世矣治世之難逢也入綱目千餘年其間有年之書凡六見于冊梁武帝唐明宗皆分裂

太宗論治之初一小人所以法律希希惟魏徵之言之雖明而太宗行之說言簡而意足然而非太宗能斷於中知

而見於四年之間而太宗之心行太宗之治則大有年之書將復見于方冊矣孰謂帝王之治果難行哉

志於當世者苟能以太宗之心行太宗之治則大有年之書將復見于方冊矣孰謂帝王之治果難行哉

○余氏曰太宗假仁義之名以納斯民於驩虞之中若使仁義自檢制而完全固缺則○胡致堂曰德義

不及還人漸澆訛未為甚失魏徵言若果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風俗已安觀之三代之時固

常淳樸無有澆訛則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割土鼓之樂可以變絳竹矣要之風俗一治一亂天下之大數也

者之易為飲食無見於人使之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斗三錢外戶不閉固不能使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振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曾比袁王岡監合編卷三下唐紀太宗皇帝

是時海內安
中外括謫大
宗方就就業
豫大以爲豐
之說猶在十
思

交乎呼俞相
宜自與郵治
以

太宗不恃兵
甲

此乃朕之甲
兵

貞觀之治振
古有尤

太宗守正不
阿

太宗問公卿
享國長久之
策

太宗令群臣
議封建何如
議

封建不能行
于三代以後
時勢

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天啟破滅海內康甯，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
○范華陽曰：太宗可謂能雷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目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鑑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久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發明：當太宗論治之初，惟魏徵言之也。明惟太宗行之也。力是以帝於勤行仁義之臣，遂使貞觀之治振古有先，夫豈無自而然哉？

綱辛卯五年，殺大理丞張蘊古。○蘊，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爲妖言，詔按其事。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貴在相州，相州府屬河南，讞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寔，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發明：前書殺蘊古，尚祖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者，其失尤爲甚也。惜哉！

綱十月，詔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今群臣議之，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李百約以爲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宗室。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愚按：唐諸臣之議，魏徵李百約專主郡縣，顏師古兼用封建。○胡致堂曰：封建與天下共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一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子議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爲是，而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數百年尚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

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一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子議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爲是，而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數百年尚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

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一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子議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爲是，而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數百年尚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

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一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子議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爲是，而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數百年尚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

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一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子議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爲是，而以封建爲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數百年尚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